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八十四

林瑞翰註

晉紀六 起重光作噩盡玄默開茂凡二年（辛酉至壬戌，西元三〇一至三〇二年）

孝惠皇帝中之上

水寧元年 ①西元三〇一年

（一）春，正月，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爲涼州刺史。軌以時方多難，陰有保據河西之志，故求爲涼州。時州境盜賊縱橫，鮮卑爲寇。軌至，以宋配、汜瑗②爲謀主，悉討破之，威著西土。

（二）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，云倫宜早入西宮③。散騎常侍義陽王威，望之孫也，素諂事倫，倫以威兼侍中，使威逼奪帝璽綬，作禪詔；又使尙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，禪位於倫。左衛將軍王興、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，曉諭三部司馬，示以威賞，無敢違者。張林等屯守諸門④。乙丑（初九日），倫備灋駕入宮，即帝位。

【考異】三十國春秋云：「倫將篡位，義陽王威執詔示穆紹曰：『聖上法堯舜之舉，卿其然乎？』紹厲聲曰：『有死而已，終不有二。』」威怒，拔劍而出。及惠帝遷于金墉城，唯紹固志不從，直于金墉，絕不通

倫，時人皆爲之懼。」晉書忠義傳云：「倫篡位，紹爲侍中，惠帝復祚，遂居其職。」二說不同，今皆不取。赦天下，改元建始。帝自華林西門⑤出居金墉城，倫使張衡將兵守之⑥。丙寅（初十日），尊帝爲太上皇，改金墉曰永昌宮，廢皇太孫爲濮陽王，立世子琇爲皇太子，封子馥爲京兆王，虔爲廣平王，詡爲霸城王，皆侍中將兵⑦，以梁王彤爲宰衡，何劭爲太宰，孫秀爲侍中、中書監、票騎將軍、儀同三司，義陽王威爲中書令，張林爲衛將軍，其餘黨與皆爲卿將⑧，超階越次，不可勝紀，下至奴卒，亦加爵位，每朝會，貂蟬盈座⑨，時人爲之諺曰：「貂不足，狗尾續。」⑩是歲，天下所舉賢良、秀才、孝廉，皆不試⑪；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，皆署吏，守令赦日在職者，皆封侯；郡綱紀⑫並爲孝廉，縣綱紀並爲廉吏⑬。府庫之儲，不足以供賜與，應侯者多，鑄印不給，或以白板封之。

初，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、弟子髦、輔、琰⑭皆附會孫秀，與之合族，旬月間致位通顯。及倫稱帝，四子皆爲將軍，封郡侯，以旂爲車騎將軍、開府。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，必爲家禍，遣幼子回責之，弼等不從。旂不能制，慟哭而已。

（三）癸酉（十七日），殺濮陽哀王臧。

孫秀專執朝政，倫所出詔令，秀輒改更與奪，自書青紙爲詔，或朝行夕改，百官轉易如

流。張林素與秀不相能，且怨不得開府，潛與太子荇牋，言秀專權，不合衆心，而功臣皆小人，撓亂朝廷，可悉誅之。荇以書白倫，倫以示秀，秀勸倫收林殺之，夷其三族。秀以齊王冏、成都王穎、河間王顒各擁彊兵，據方面⑤，惡之，乃盡用其親黨爲三王參佐，加冏鎮東大將軍，穎征北大將軍，皆開府儀同三司⑥，以寵安之。

(四) 李庠驍勇得衆心⑦，趙陝浸忌之而未言。長史蜀郡杜淑、張粲⑧說陝曰：「將軍起兵始爾，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⑨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此倒戈授人⑩也，宜早圖之。」會庠勸陝稱尊號，淑、粲、因白陝，以庠大逆不道，引斬之，並其子姪十餘人。

〔考異〕載記曰：「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。」今從華陽國志。又國志庠死在去年冬，晉春秋在今年春，今從之。時李特、李流、皆將兵在外，陝遣人慰撫之

曰：「庠非所宜言，罪應死，兄弟罪不相及。」復以特、流爲督將。特、流怨陝，引兵歸縣竹。陝牙門將涪陵⑪許弇求爲巴東監軍，杜淑、張粲、固執不許，弇怒，手殺淑、粲於陝閣下，淑、粲左右復殺弇，三人皆陝之腹心也，陝由是遂衰⑫。陝遣長史韃爲費遠、蜀郡太守李苾、督護常俊，督萬餘人斷北道，屯縣竹之石亭⑬，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⑭，夜襲遠等軍，燒之，死者十八九⑮，遂進攻成都。費遠、李苾及軍祭酒張微夜斬關走，文武盡散，陝獨與妻乘小船走至廣都，爲從者所殺。特入成都，縱兵大掠，遣

使詣洛陽陳厥罪狀。

初，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廕反，表廕非雄才，蜀人不附，敗亡可計日而待。詔拜尚平西將軍、益州刺史，督牙門將王敦^⑤、蜀郡太守徐儉、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，特等聞尚來，甚懼，使其弟驥於道奉迎，並獻珍玩。尚悅，以驥爲騎督^⑥，特、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。王敦、辛冉說尚曰：「特等專爲盜賊，宜因會斬之，不然，必爲後患。」尚不從。冉與特有舊，謂特曰：「故人相逢，不吉當凶矣。」特深自猜懼。

三月，尚至成都，汶山羌反，尚遣王敦討之，爲羌所殺。

〔考異〕帝紀在八月，疑是洛陽始知，今從華陽國志。

（五）齊王問謀討趙王倫，未發，會離狐^⑦王盛、潁川處穆^⑧聚衆於濁澤^⑨，百姓從之，日以萬數。倫以其將管襲爲齊王軍司，討盛、穆斬之。問因收襲殺之。

〔考異〕齊王問傳曰：

「問潛與盛、穆謀起兵誅倫，未發，恐事泄，乃與襲殺穆，送首於倫以安其意。」

今從三十國春秋。與豫州刺史何劭、龍驤將軍董艾^⑩等起兵，遣使

告成都王穎、河間王頤、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^⑪新野公歆^⑫，移檄征鎮州郡縣國^⑬，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，同共誅討，有不從命者，誅及三族。使者至鄴，成都王穎召鄴令盧志謀之。志曰：「趙王篡逆，人神共憤，殿下收英俊以從人望，杖大順以討之，百姓必不召自至，攘臂爭進，蔑^⑭不克矣。」穎從之，以志爲諮議參軍^⑮，仍補左長史。志，

毓之孫也⑤。

穎以兗州刺史王彥、冀州刺史李毅⑥、督護趙驤、石超等爲前鋒，遠近響應，至朝歌⑦，衆二十餘萬。超，苞之孫也⑧。

常山王又在其國，與太原內史劉暉，各帥衆爲穎後繼。新野公歆，得問檄，未知所從。嬖人王綏曰：「趙親而彊，齊疏而弱⑨，公宜從趙。」參軍孫詢大言⑩於衆曰：「趙王凶逆，天下當共誅之，何親疏強弱之有？」歆乃從問。

前安西參軍夏侯爽，在始平合衆數千人以應問，遣使邀河間王顒。顒用長史李含謀，遣振武將軍⑪河間張方討擒爽及其黨，腰斬之，問檄至，顒執問使送於倫，遣張方將兵助倫，方至華陰，顒聞二王⑫兵盛，復召方還，更附二王。

問檄至楊州，州人皆欲應問，刺史郗隆，慮之玄孫也，以兄子鑒及諸子悉在洛陽，疑未決，悉召僚吏謀之。主簿淮南趙誘、前秀才虞潭皆曰：「趙王篡逆，海內所疾，今義兵四起，其敗必矣！爲明使君計，莫若自將精兵，徑赴許昌⑬，上策也；遣將將兵會之中策也；量遣小軍，隨形助勝，下策也。」隆退，密與別駕顧彥謀之。彥曰：「誘等下策，乃上計也。」治中留寶、主簿張褒、西曹留承聞之，請見曰：「不審明使君今當

何施？」隆曰：「我俱受二帝恩^⑤，無所偏助，欲守州而已。承曰：「天下，世祖之天下也^⑥。太上^⑦承代已久，今上^⑧取之不平^⑨，齊王順時舉事，成敗可見^⑩。使君不早發兵應之，狐疑遷延，變難將生，此州豈可保也。」隆不應。潭，翻之孫也^⑪。

隆停檄六日不下^⑫，將士憤怒。參軍王邃鎖石頭，將士爭往歸之，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^⑬，不能止。將士遂奉邃攻隆，隆父子及顧彥皆死，傳首於閭。

安南將軍監沔北諸軍事孟觀，以爲紫宮帝座^⑭無他變，倫必不敗，乃爲之固守。

倫、秀聞三王^⑮兵起，大懼，詐爲問表曰：「不知何賊猝見攻圍，臣懦弱不能自固，乞中軍^⑯見救，庶得歸死。」以其表宣示內外。遣上軍將軍^⑰孫輔、折衝將軍^⑱李嚴帥兵七千自延壽關出^⑲，征虜將軍張泓、左軍將軍蔡璜、前軍將軍閭和帥兵九千自鰲阪關出^⑳，鎮軍將軍司馬雅、揚威將軍莫原^㉑帥兵八千自成臯關出^㉒以拒閭；遣孫秀子會、督將軍士猗、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；召東平王楙爲衛將軍，都督諸軍；又遣京兆王馥、廣平王虔帥兵八千，爲三軍繼援^㉓。倫、秀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，使巫覡選戰日，又使人於嵩山^㉔著羽衣，詐稱仙人王喬^㉕，作書述倫祚長久，欲以惑衆。

（六）閏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自正月至于是月，五星互經天，縱橫無常^㉖。張泓等進

據陽翟^㉔，與齊王冏戰，屢破之，冏軍頽陰^㉕。夏，四月，泓乘勝逼之，冏遣兵逆戰，諸軍不動，而孫輔、徐建軍夜亂，徑歸洛自首，曰：「齊王兵盛不可當。泓等已沒矣。」趙王倫大恐，祕之，而召其子虔及許超還^㉖，會泓破冏露布至，倫乃復遣之。泓等悉帥諸軍濟穎^㉗，攻冏營，冏兵擊其別將孫髦、司馬譚等，破之，泓等乃退。孫秀詐稱已破冏營，搞得冏，令百官皆賀。

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^㉘，爲孫會、士猗、許超所敗，殺傷萬餘人，士衆震駭。穎欲退保朝歌，盧志、王彥曰：「今我軍失利，敵新得志，有輕我之心，我若退縮，士氣沮喪，不可復用；且戰何能無勝負？不若更選精兵，星行倍道^㉙，出敵不意，此用兵之奇也。」穎從之。

倫賞黃橋之功，士猗、許超與孫會皆持節，由是各不相從，軍政不一，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。穎帥諸軍擊之，大戰于淇水^㉚。〔考異〕趙王倫傳作激水，今從帝紀。會等大敗，棄軍南走，穎乘勝長

驅濟河。

自冏等起兵，百官將士皆欲誅倫、秀，秀懼，不敢出中書省。及聞河北軍敗，憂懣不知所爲。孫會、許超、士猗等至，與秀謀，或欲收餘卒出戰；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己者，挾

倫南就孫旂、孟觀^㊸；或欲棄船東走入海；計未決。辛酉（初七日），左衛將軍王興與尙書廣陵公濯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，三部司馬爲應於內，攻孫秀、許超、士猗於中書省，皆斬之。遂殺孫奇^㊹、孫弼及前將軍謝惔等。濯，仙之子也。王興屯雲龍門，召八坐皆入殿中，使倫爲詔曰：「吾爲孫秀所誤，以怒三王。今已誅秀，其迎太上皇復位，吾歸老于農畝。」傳詔^㊺以驕虞幡^㊻勅將士解兵。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，及太子羣皆還汝陽里第^㊼，遣甲士數千迎帝于金墉城，百姓咸稱萬歲。帝自端門入升殿，群臣頓首謝罪，詔送倫、羣等赴金墉城^㊽，廣平王虔自河北還，至九曲^㊾，聞變，棄軍將數十人歸里第。

癸亥（初九日），赦天下，改元^㊿，大赦^㊽五日，分遣使者慰勞三王。

梁王彤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，宜伏誅。丁卯（十三日），遣尙書袁敞持節賜倫死，收其子羣、馥、虔、詡，皆誅之。凡百官爲倫所用者，皆斥免，臺、省、府、衛^㊽僅有存者。

是日，成都王穎至，己巳（十五日），河間王顥至。穎使趙驤、石超助齊王冏討張泓等於陽翟，泓等皆降。自兵興六十餘日，戰鬪死者近十萬人。斬張衡、閭和、孫髦于東市。

，蔡瑣自殺。五月，誅義陽王威④，襄陽太守⑤宗岱承罔檄斬孫旂，永饒冶令空桐機⑥斬孟觀。皆傳首洛陽，夷三族。

(七) 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。

(八) 六月，乙卯(初二日)，齊王罔帥衆入洛陽，頓軍通章署，甲士數十萬，威震京都⑦。

(九) 戊辰(十五日)，赦天下。

(十) 復封賓徒王晏爲吳王⑧。【考異】晏傳：「自賓徒徙封代王，倫誅，復本封。」今從帝紀。

(十一) 甲戌(二十一日)，詔以齊王罔爲大司馬⑨，加九錫，備物典策，如宣、景、文、武輔魏故事；成都王穎爲大將軍，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假黃鉞，錄尚書事，加九錫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；

【考異】穎傳曰：「至鄴，詔王粹加九錫，進位大將軍，都督中外。穎拜受徽號，讓殊不受歸鄴，故朝廷使粹追命之耳，且穎功大於罔，不應獨賞罔而穎未賞也。今從帝紀。」河間王頤爲侍中、太尉，加三賜⑩之禮；常山王乂爲

撫軍大將軍，領左軍⑪；進廣陵公濯爵爲王，領尚書，加侍中；進新野公歆爵爲王，都督荊州諸軍事，加鎮南大將軍⑫。齊、成都、河間三府，各置祿屬四十人，武號森列⑬，文官備員而已，識者知兵之未戢也。

已卯（二十六日）。以梁王彤爲太宰，領司徒^⑤。

光祿大夫劉蕃^⑥女爲趙世子苻妻，故蕃及二子散騎侍郎興、冠軍將軍琨皆爲趙王倫所委任。大司馬以琨父子有才望^⑦，特宥之，以興爲中書郎^⑧，琨爲尙書左丞^⑨，又以前司徒王戎爲尙書令，劉暉爲御史中丞，王衍爲河南尹。

新野王歆將之鎮^⑩，與罔同乘謁陵，因說罔曰：「成都王至親^⑪，同建大勳，今宜留之與輔政，若不能爾，當奮其兵權。」常山王乂與成都王穎俱拜陵，乂謂穎曰：「天下者，先帝之業，王宜維正之。」聞其言者莫不憂懼^⑫。盧志謂穎曰：「齊王衆號百萬，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，大王逕前濟河，功無與貳。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，志聞兩雄不俱立，宜因太妃微疾，求還定省^⑬，委重齊王，以收四海之心^⑭，此計之上也。」穎從之。

帝見穎于東堂慰勞之，穎拜謝曰：「此大司馬罔之勳，臣無豫焉！」因表稱罔功德，宜委以萬機，自陳母疾，請歸藩。卽辭出，不復還營，便謁太廟，出自東陽城門^⑮，遂歸鄴，遣信與罔別。罔大驚，馳出送穎，至七里澗^⑯及之。穎住車言別，流涕滂沱^⑰，惟以太妃疾苦爲憂，不及時事，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。

問辟新興劉殷爲軍諮祭酒^⑤，洛陽令曹據爲記室督^⑥，尙書郎江統、陽平太守河內荀晞參軍事^⑦，吳國張翰爲東曹掾，孫惠爲戶曹掾^⑧，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爲主簿^⑨。惠，賁之曾孫^⑩；榮，雍之孫也^⑪。

殷幼孤貧，養曾祖母以孝聞，人以穀帛遺之，殷受而不謝，直云：「待後貴當相耐耳！」及長，博通經史，性倜儻有大志，儉而不陋，清而不介，望之頹然^⑫而不可侵也。

問以何勸爲中領軍，董艾典樞機，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廋^⑬、路秀、衛毅、劉眞、韓泰皆爲縣公，委以心膂，號曰五公^⑭。

〔考異〕路秀，帝紀作路季，今從齊王罔傳。

成都王穎至鄴，詔遣使者就申前命，穎受大將軍，讓九錫殊禮；表論興義功臣，皆封公侯^⑮，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，與賊相持既久，百姓困敝，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民；造棺八千餘枚，以成都國秩爲衣服，歛祭黃鵠戰士，旌顯其家，加常戰亡二等；又命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^⑯，皆盧志之謀也。穎貌美而神昏不知書，然氣性敦厚，委事於志，故得成其美焉！詔復遣使諭穎入輔，並使受九錫，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，又程太妃愛戀鄴都，故穎終辭不拜。

初，大司馬罔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，收欲殺之，大將軍穎爲辯理，得免死，因

表爲平原內史^①，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^②。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，勸機還吳。機以受穎全濟之恩，且謂穎有時望，可與立功，遂留不去。

(十二) 秋，七月，復封常山王乂爲長沙王^③，遷開府驃騎將軍。

(十三) 東萊王蕤凶暴使酒，數陵侮大司馬罔，又從罔求開府不得而怨之，密表罔專權，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廢罔。事覺，八月，詔廢蕤爲庶人，誅輿三族，徙蕤於上庸，上庸內史陳鍾承罔旨，潛殺之。
〔考異〕帝紀：「六月庚午，蕤與王輿謀廢罔，事覺得罪。甲戌，罔爲大司馬。」按誅輿詔已稱罔爲大司馬，則輿事覺不應在罔爲大司馬前，今從三十國春秋在八月。

(十四) 赦天下。

(十五) 東武公澹坐不孝，徙遼東^④。九月，徵其弟東安王繇復舊爵^⑤，拜尙書左僕射。繇舉東平王楙爲都督徐州諸軍事，鎮下邳。
〔考異〕帝紀：「八月，楙爲平東，督徐州。九月，繇復爵。」按楙傳，繇爲僕射，舉楙爲平東，故移在繇還後。

(十六) 初，朝廷符下秦、雍州，使召還流民入蜀者^⑥，又遣御史馮該、張昌督之。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，言中國方亂，不足復還。特然之，累遣天水閭式詣羅尙，求權停至秋，又納賂於尙及馮該，尙、該許之。朝廷論討趙廠功，拜特宣威將軍^⑦，弟流奮武將軍^⑧，皆封侯^⑨。璽書下益州，條例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廠者，將加封賞。廣漢太守辛冉

欲以滅厥爲已功，寢朝命^⑤，不以實上^⑥。衆^⑦咸怨之。羅尙遣從事督遣流民，限七月上道。時流民布在梁、益，爲人傭力，聞州郡逼遣，人人愁怨，不知所爲，且水潦方盛，年穀未登，無以爲行資。特復遣閭式詣尙，求停至冬，辛冉及隲爲太守李茲以爲不可，尙舉別駕杜弢^⑧秀才，式爲弢說逼移利害，弢亦欲寬流民一年，尙用冉、茲之謀，不從。弢乃致秀才板^⑨，出還家。冉性貪暴，欲殺流民首領，取其資貨，乃與茲白尙，言流民前因趙厥之亂，多所剽掠，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^⑩。尙移書梓潼^⑪太守張演，於諸要施關^⑫，搜索寶貨。特數爲流民請留，流民皆感而恃之，多相帥歸特。特乃結大營於綿竹，以處流民。移^⑬辛冉求自寬，冉大怒，遣人分榜通衢，購募特兄弟，許以重賞。特見之，悉取以歸，與弟驥改其購云：「能送六郡酋豪李、任、閭、趙、上官及氏、叟侯王一首，賞百匹^⑭。」於是流民大懼，歸特者愈衆，旬月間過二萬人，流亦聚衆數千人。特又遣閭式詣羅尙求申期^⑮，式見營柵衝要，謀揜^⑯流民，歎曰：「民心方危，今而速之，亂將作矣！」又知辛冉、李茲意不可回，乃辭尙還縣竹。尙謂式曰：「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，今聽寬矣！」式曰：「明公惑於姦說，恐無寬理。弱而不可輕者民也，今趣之不以理，衆怒難犯^⑰，恐爲禍不淺。」尙曰：「然，吾不欺子，子其行矣！」式至

縣竹，言於特曰：「尙雖云爾，然未可信也！何者？尙威刑不立，冉等各擁彊兵，一旦爲變，亦非尙所能制，深宜爲備！」特從之。

冬，十月，特分爲二營，特居北營，流居東營，繕甲厲兵，戒嚴以待之。冉、茲相與謀曰：「羅侯貪而無斷，日復一日，令流民得展姦計。李特兄弟並有雄才，吾屬將爲所虜矣，宜爲決計。」羅侯不足復問也。」乃遣廣漢都尉曾元、牙門張顯、劉並等，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，羅尙聞之，亦遣督護田佐助元。元等至，特安臥不動，待其衆半入，發伏擊之，死者甚衆，殺田佐、曾元、張顯，傳首以示尙、冉。尙謂將佐曰：「此虜成去矣。」而廣漢不用吾言，以張賊勢，今若之何？」於是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，承制封拜，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，號東督護，以相鎮統；又以兄輔爲驃騎將軍，弟驤爲驍騎將軍，進兵攻冉於廣漢。尙遣李茲、費遠帥衆救冉，畏特不敢進。冉出戰，屢敗，潰圍奔德陽。特入據廣漢，以李超爲太守，進兵攻尙於成都。尙以書諭閻式，式復書曰：「辛冉傾巧，曾元小豎，李叔平非將帥之才。式前爲節下，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，人懷桑梓，孰不願之？但往月初至，隨穀庸賃，一室五分，復值秋潦，乞須冬熟，而終不見聽。繩之太過，窮鹿抵虎，流民不肯延頸受刀，以致爲變。卽

聽式言，寬使治嚴^①，不過去九月^②。盡集，十月進道，令達鄉里，何有如此也！」

特以兄輔、弟驥、子始、蕩、雄及李含、含子國、離、任、回、李攀、攀弟恭、上官晶、任臧、楊褒、上官惇等爲將帥，閭式、李遠等爲僚佐^③。羅尚素貪殘，爲百姓患，特與蜀民約法三章^④，施捨^⑤賑貸。禮賢拔滯，軍政肅然，蜀民大悅。

尚頗爲特所敗，乃阻長圍，緣郪水，作營連延七百里^⑥，與特相拒，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^⑦。

(十七) 十二月，潁昌康公何邵薨。

(十八) 封大司馬問子永爲樂安王，英爲濟陽王，超爲淮南王。

【註】

① 永寧元年：時仍爲永康二年，是年正月乙丑，趙王倫改元建始，四月，惠帝復辟，始改元永寧。

② 汜瑗

：汜姓，瑗名。汜音凡，瑗音爰。

③ 西宮：胡三省曰：「時倫以東宮爲相國府，謂禁中爲西宮。」王鳴盛

十七史商榷：「案東宮者，相府也，早入西宮者，爲天子也。上文言司馬雅給事東宮，又言孫秀知太子若還東宮，將與賢人圖政，彼東宮皆太子所居，與此東宮爲相府不同。大約自魏及晉，洛京宮室，天子居西而相府在東，故段灼傳，武帝卽位，灼陳時宜云：『陛下受禪，從東府入西宮，兵刃耀天，旌旗翳日』，而齊王冏傳亦云：『冏起兵討趙王倫，惠帝反正，拜大司馬，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。冏輔政，大築第館，北取五穀市

，南開諸署，毀壞廩舍以百數，使大匠營制，與西宮等是也。」

④諸門：謂宮城諸門。

⑤華林西門：

胡三省曰：「華林西門，華林園西門也。」

⑥倫使張衡將兵守之：晉書趙王倫傳：「倫使張衡衛帝，實幽

之也。」

⑦封子馥爲京兆王，虔爲廣平王，翊爲霸城王，皆侍中將兵：晉書趙王倫傳：「以馥爲侍中、大

司農、領護軍、京兆王，虔爲侍中、大將軍、領軍、廣平王，翊爲侍中、撫軍將軍、霸城王。」侍中執政要，護

軍、領軍、撫軍俱掌兵權。

⑧卿將：胡三省曰：「卿將，列卿及諸中郎將也。」

⑨貂蟬盈座：續漢志

曰：「侍中、中常侍冠武弁大冠，加黃金璫，附蟬爲文，貂尾爲飾，謂之趙惠文冠。」晉書百官志曰：「武冠，一名武弁大冠，一名繁冠，一名建冠，一名籠冠，即古之惠文冠，或曰趙惠文王所造，因以爲名；亦云惠者蠅也，其冠文輕細如蟬翼，故名惠文；或云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，名曰慶忌，冠大冠，乘小東，好疾馳，因象其冠而服焉！」胡廣曰：「趙武靈王效胡服，以金璫飾首，前挿貂尾爲貴職，秦滅趙，以其冠賜近臣。」應劭漢官曰：

「說者以金取堅剛，百鍊不耗，蟬居高飲潔，口在掖下，貂內勁悍而外溫潤，此因物生義也。」徐廣曰：「趙武靈王胡服有此，秦漢即而用之，說者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，貂紫蔚采潤而毛采不彰，故於義亦取。」沈約曰：

「貂蟬之說，因物生義，非其實也。其實趙武靈王變胡服，而秦滅趙，以其君冠賜侍臣，故秦漢以來，侍臣有貂蟬也。侍中左貂，常侍右貂。」文選爲范尚書議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虞預晉書曰：「趙王倫篡位時，侍中、常侍

九十七人，每朝，小人滿朝，貂蟬半座。」

⑩貂不足，狗尾續：胡三省曰：「史記曰：『狐裘雖敝，不可

補以黃狗之皮。』亦此意。」言非其人，不可以居其位。

⑪是歲，天下所舉賢良、秀才、孝廉皆不試：舊

制，賢良、秀才、孝廉皆須策試而後補官，今不試而補官，蓋欲以取悅人情。

⑫綱紀：文選爲宋公修張良

廟教注云：「綱紀，謂主簿也；教，主簿宜之，故曰綱紀。」虞預晉書，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：「況豹雖陋，固大州之綱紀也。」胡三省曰：「綱紀，綜理府事者也。郡綱紀，功曹之屬；縣綱紀，主簿、錄事史之屬。」

③廉吏：亦選舉之一科，兩漢有銓第郎吏，歲舉秀才、廉吏之制，魏、晉因之。

④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、

弟子髦、輔、琰：晉書孫旂傳：「旂子弼及弟子髦、輔、琰四人，並有吏材，稱於當世。」

⑤齊王冏、成

都王穎、河間王顥各擁彊兵，據方面：時冏鎮許昌，穎鎮鄴，顥鎮關中。

⑥加冏鎮東大將軍，穎征北大將

軍，皆開府儀同三司：按晉書惠帝紀，冏起兵討倫，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顥舉兵應之；惠帝反正癸亥詔文亦云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顥，又李含傳亦曰：「趙王倫篡位，以爲東武陽令，河間王顥表請含爲征西司馬。」則顥進位征西當在倫篡位之後，與冏、穎等進位同時，蓋比三王俱擁重兵，因爲倫、秀所忌，故崇其位以寵安之也。然據顥傳，則未言顥爲征西大將軍，殆顥傳失書也。

⑦李庠驍勇得衆心：晉書李特載記云：「庠素東羌良將，曉軍法，不用麾幟，舉矛爲行伍。」又曰：「庠字玄序，特第三弟也，善騎射，才兼文武，趙廠深器之，與論兵法，無不稱善，每謂所親曰：『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。』及將有異志，委以心膂之任。」

⑧長史蜀郡杜淑

、張粲：晉書李特載記作長史杜淑、司馬張粲。華陽國志作武陽令蜀郡杜淑、別駕張粲。

⑨將軍起兵始爾

，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：謂廠以庠爲威寇將軍，使招合壯勇以斷北道。

⑩倒戈授人：言授人以柄，終必

自戕。⑪涪陵：涪陵縣，漢屬巴郡，蜀分置涪陵郡，故治即今四川省重慶市。

⑫廠由是遂衰：胡三

省曰：「腹心既死，廠無所倚，故其勢衰。」

⑬次縣竹之石亭：縣竹縣，漢屬廣漢郡，晉屬新都郡，縣有

紫巖山，縣水所出。故城在今四川省德陽縣北。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：「石亭水在縣竹縣東。」按石亭水即雒江